

中国文库

· 文学类 ·

一代风流

(四)

圣地

欧阳山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文库

文学类

一代风流

(四)

圣地

欧阳山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人民文学出版社



欧阳山（1908～2000），湖北江陵人。本书以广州三家巷为背景，通过三个家庭及其亲朋好友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在三十多年中的悲欢离合，反映了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的尖锐斗争，各个阶级力量的对比和消长。小说还以磅礴的气势描写了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和广州起义等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使这些历史斗争画面在当代小说中得到了生动的再现。此外，小说还成功塑造了周炳、胡杏、何守礼、区桃等鲜活的革命青年形象，也刻画了陈文雄、陈文娣、陈文婷等时代渣滓的丑恶灵魂。本书使用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7月版。

目 录

一五一	盛世英豪	1475
一五二	闲情	1485
一五三	和与战	1494
一五四	土改宣传队	1504
一五五	七里铺	1514
一五六	别了,延安	1523
一五七	战绩	1533
一五八	神机妙算	1543
一五九	俘虏营	1554
一六〇	真武洞之夜	1564
一六一	向东方	1574
一六二	土改专家	1583
一六三	大善人之谜	1593
一六四	暗事	1604
一六五	骄傲的公主	1615
一六六	义重如山	1626
一六七	夜长梦多	1637
一六八	突破口	1648
一六九	三问	1659
一七〇	低潮	1670
一七一	矛盾的汇报	1680

一七二	漫游青纱帐	1690
一七三	再游青纱帐	1700
一七四	步月倾谈	1711
一七五	秋收笑话	1722
一七六	一朝天子一朝臣	1733
一七七	石头和盖子	1743
一七八	孤掌难鸣	1753
一七九	天下大乱	1762
一八〇	妒忌	1772
一八一	一锅端	1782
一八二	绝招	1792
一八三	巡视	1802
一八四	决战前夕	1812
一八五	孤立	1822
一八六	开小差	1832
一八七	路漫漫	1842
一八八	王大善的赌注	1851
一八九	一句话	1860
一九〇	纠偏	1869
一九一	知情人	1879
一九二	同生共死	1888
一九三	水落石出	1898
一九四	下场	1907
一九五	不会点头的顽石	1916
一九六	红旗重放光芒	1926
一九七	高朋满座	1936
一九八	缘分	1946

一九九	凌云壮志	1956
二〇〇	大地回春	1966

—五一 盛世英豪

时光过得像火箭一样快，一眨眼间又过去了两年，到了一千九百四十五年的八月了。从前的人总喜欢把时间的迅速飞跑比做光阴似箭。现在科学发达了，这种箭当然应该让位给火箭——其实时光的飞逝比火箭还要快得多。贫穷、落后的中国四万万人民，跟炮火精良的日本帝国主义苦苦地打了八年仗，终于迎来了这么一天：中国人民胜利了！中国的抗战胜利了！这真是百年不遇的盛世。过后想起来，当初每个人都不敢相信。中华民族在八年以前，本来似乎就要屈服在日本人的刺刀底下，跪地称臣。谁料中国共产党登高一呼，号召人民起来抗战，于是得到了今天的胜利。不管好歹，中国人民将以胜利者的面貌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抬起头来。

一年以前，地委看见胡杏在延安县委工作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就把她从延安县委调到延安地委组织部来当干事。这天早上，胡杏坐在地委组织部的办公室里，草拟一份关于全专区在夏收夏种中发展组织的书面报告。她正忙着书写的时候，突然发现有几个数字斗不拢，就拿过算盘来，劈里啪啦地打了一阵。那些数字算来算去都跟总数碰不上，一时又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她搁下那支步枪弹壳做成的，蘸着紫色墨水的钢笔，呆呆地思索着，一面用手不住地搔弄自己那满头旺盛的、乌亮的头发。通讯员走进来，把一大叠信件送到她的案头上。她随手翻了一下，见没有什么紧急的东西，暂时没有动手去拆看它们。当她的目光

再一次从面前的文稿移向那叠信件的时候，她不禁自己说起话来道：

“欸，怎么还没有他的来信哪？”

自从调到延安地委以后，她曾经给周炳写过信。周炳也曾经给她回过信，认为她的工作调动很不错，他替她高兴，勉励她好好儿干，不要因为职位高了，局面大了，就骄傲自满，瞧不起别人。她收到信以后，一连给周炳写了三、四封信，一直到现在没有接到回信。胡杏伸出手去，把案头上那叠信件再从头到尾翻阅了一遍，依然没有周炳给她的来信。她平常很少空闲的时间，可以从容不迫地想念一下自己的亲人。今天早上，偏偏在事务非常忙逼当中，却忽然想起周炳来。这么长时间不见他来信，大概足足有一年半以上了，他到底是出差到别处去了呢？还是身体有病了呢？或者还出了其他什么事儿呢？……计算起来，她和周炳在一九四三年分手以后，已经足足有两年的时间没有见过面。这中间，即使偶然有过书信往来，也都写得非常简短，只不过报报自己的平安，其他的情况浑不了解。这时候，她多么渴望能见一见周炳，又多么惦念着周炳的胳膊和肺部。周炳的身体经受各种各样的敌人多方摧残过，而这个人又从来不讲自己身体上有什么毛病——正因为这个缘故，她就不能不格外地惦念……她正在左思右想，摆脱不开，忽然听得院子外面有人大声叫嚷道：

“中国胜利了！抗战胜利了！”那声音是如此的高昂，以至于变成嘶哑。她留心细听，院子外面又叫道：“中国胜利了！抗战胜利了！”胡杏快步走出院子，看见宣传科长麦荣站在院子当中，两只手握成拳头，指向天空，绯红的脸孔也仰望着天空，一个劲儿大声叫喊。胡杏觉着自己喉咙里面有一股辛辣的滋味儿一直冲上鼻梁，好像有一束烧红的针尖儿在不断地戳刺着自己的眉

心。不一会儿，她觉着自己两边脸颊都有点儿冰凉发痒，眼前的景物变得一片模糊——她哭了。

她一把拉着麦荣的手，一道去找宣传部长马振新，把他们地委收藏着的那一套秧歌锣鼓全部拿出来，又邀集地委机关的几十个男女干部，敲着锣，打着鼓，一面使劲扭秧歌，一面高声喊口号，在东关一带的街道上来往游行。有些年轻的老百姓，不管是种田的，做小买卖的，也一道跟着他们跳舞、喊口号，参加了这个狂欢的行列。

曹店区一乡乡文书何守礼听到这个消息，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来，急急忙忙地跑到二乡去，找着李为淑，把这个消息迫不及待地告诉了她。两个人搂着，一面笑，一面跳，然后一齐高声唱着《延安颂》。

桃林区三乡乡文书张纪贞听到这个消息，也立刻放下了所有的工作，匆匆忙忙地到四乡去，找着了她的哥哥张纪文，把这个消息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她哥哥说了。张纪文听了，高声大笑起来，说这回真是“革命成功”，他们的神圣事业到底得到了一个辉煌的结果。他不假思索地对他妹妹说：“行了，妹妹，咱们的革命成功了，咱们可以回家去了。”然后，两个人踏着步，高声唱起《义勇军进行曲》来，仿佛他们正朝着广州大城前进。

边区医院的医生杨承荣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去找着院长董怀李跟副院长秦世新，对他们提议要开一个庆祝大会。那阵子，他们的医务非常繁忙，许多病号在等着他们看病，不能马上举行，于是大家商量好，当天晚饭以后，立即召开一个全院干部职工大会，和全院病人一起，热烈庆祝一番。

在边区被服厂里，新提拔担任厂秘书的区卓听到这个消息，找着了厂长陈有德，一起商量庆祝的办法。区卓对陈有德说，按照广东的习惯，碰到这样的大喜事，应该烧炮仗表示祝贺。陈有

德笑起来了，说：“那是广东的规矩，咱们边区可没有炮仗这种玩艺儿。”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就决定把每个人打开水的瓦罐子拿出来，用筷子、铁勺在上面敲打着，沿着山坡土坪来回走动，以便惹起七里铺跟南川一带的群众的注意。

边区被服厂还有一位新提拔做生产科长的江炳，他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就去找供给科长白丕光共同商量。他说：“如果在上海，人们就要烧炮仗表示庆祝。可是现在没有炮仗，怎么办呢？”供给科长白丕光也说：“区卓跟陈有德他们都敲起瓦罐来表示庆祝，咱们也该有一种新的办法，表示咱们的庆祝，应该找出一种比他们更好、更漂亮的办法来。”两人想了一会儿，就把搪瓷漱口缸子跟铁勺子都拿出来，在山坡土坪上来回走动，不停敲打。许多窑洞里面的职工都纷纷走出窑外，学他们的样子，用铁勺子敲打着搪瓷漱口缸子，啜、啜、啜、啜，十分清脆。……声音传得很远。七里铺的人们个个都走出院子，抬起头来看他们在搞些什么名堂。整个南川的人们，一直到南门外新市场的人们都能听见他们的敲打声音，都停下脚步，凝望着这一带的山头，和他们表示共同庆祝。再往远处去，不管哪一行、哪一业，全延安的党、政、军、民、干部、群众都一齐敲锣打鼓，一片欢腾。

恰恰在这个时刻，周炳因为公事，率领着三辆军车，缓缓地驶进延安。他穿着一身灰色的、整齐的军装，头上推着一个平头短发，悠然自得地坐在第一辆军车的司机座位的旁边。他正在欣赏延安的风光，忽然发现前后左右一片喧哗，大家又是跳，又是唱，又是敲锣打鼓，又是敲瓦罐、打瓷缸，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值得这样高兴的事情，心里十分惊讶。他问他身边那个党员司机，那个党员司机回答说：“可能是庆祝咱们党七大的召开。”周炳说：“不会，七大开完已经两个月了，要庆祝，不会等到这个时候。”正说话间，车子到了田家坪。周炳很敏捷地跳下了车，只见

通讯员——那个小鬼孙福贵跳上来，一把抱住他，跟他说：“周政委，咱们打胜了！日本人投降了！咱们到底得到胜利了！要回家过好日子去了！”周炳用左手搂着他的腰，用那僵直的右手平伸出来，把他的两条腿兜着，将他的全身抱了起来，在空中上下抛动。抛了那么三四下，又把他放到地上，对他说道：

“你向我庆贺，我也向你庆贺，咱们四万万同胞都互相庆贺！该庆贺一番，该痛痛快快地，好好地庆贺一番！咱们打了八年，熬了八年，打胜了，也熬到头了，为什么不应该痛痛快快地庆贺一番呢。”孙福贵说：“你回来得正好。今天晚上，咱们伙房里会餐，咱俩好好地喝它一碗烧酒。”他说完了，正准备走开，周炳把他叫住了：“别走，别走，我还有话跟你说呢。”孙福贵问他有什么话说，周炳不慌不忙地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来道：“你刚才说要回家过好日子。我倒想问一问你，你怎么过好日子呢？怎么一个过法才算是你的好日子呢？”孙福贵把脑袋搔了半天，然后果断地说道：

“顿顿蒸馍红烧肉。”周炳大乐起来，周围的人都笑了。

星期天早上，边区被服厂秘书区卓夫妇和生产科长江炳夫妇请客。周炳到得最早，一见区卓，就用左手搂住区卓的腰，用僵直的右手把区卓两条腿兜起来，像前几天在田家坪招待所抱起通讯员孙福贵一样，将区卓抱了起来，表示高兴和庆祝。不久，他看见张纪贞、江炳、李为淑、张纪文，也同样地把他们每个人抱了起来。后来，延安地委组织部干事胡杏来了，他照样地把她抱了起来，吓得她大笑不止，满脸通红。只是何守礼来了的时候，他稍为踌躇了一下。大家望着他，看他要不要去抱这位没有结婚的姑娘，只见他迈着大步走到何守礼跟前，冷不防一下子把她也抱了起来，使得她鬼咤狼嚎，一面叫，一面挣扎道：

“尊重女同志！放手！尊重女同志！”为了表示自己开心，也

为了表示对周炳的特殊尊敬，何守礼亲自倒了一漱口缸子开水，放在周炳的面前，对他说道：“勇敢的骑士，请喝一杯！”胡杏听了，用手捂着嘴巴，嗤嗤地笑个不停，把左边脸蛋上那个又大又深的酒窝儿也露了出来。大家正站在土坪上有说有笑，忽然看见杨承荣从沟底下慢慢地爬了上来。胡杏就对周炳说道：“你抱得起我们这些人，看你还抱得起这个矮胖子医生不？”张纪贞、李为淑附和着说：“我看准抱不动。”等杨承荣走近了，周炳缓缓地走过去，还像刚才抱每一个人一样，轻而易举地把杨承荣也抱了起来。杨承荣莫名其妙，连声惊呼道：“快放下来，快放下来！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耍的什么把戏？”周炳把他放了下来，脸都没有红一红，高声对大家说道：

“你们都给我做个见证。我虽然只有一条胳膊，可是我能做两条胳膊的事情。你们看，这不，打铁匠到底还是个打铁匠！”大家齐声喝彩，都说周炳能行。何守礼却装模作样地纠正周炳道：“你别骄傲自满了。一条胳膊终归是一条胳膊。何况你所损失的还是那条主力胳膊呢！”周炳听了，没有说话。胡杏接着走上前，抓住周炳的右边胳膊，说道：

“哥，别再提胳膊的问题了。为了你这只胳膊，我把敌人都恨死了！三更半夜想起来，我的心都碎了！”说到这里，她又把脸转向大家，说：“你们看，好好的一个壮大个子，叫敌人摧残到什么程度！当然，我得郑重声明：炳哥的仪容和风度，尽管敌人非常凶残，也是摧毁不了的！”杨承荣挥着手，大声重复道：“这是规律，这是规律。凡是摧残别人的人，他自己就只能获得失败！这是没有例外的，历史上已经多次证明了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失败了，看那个坚持摧残人民的国民党什么时候悔改吧！”

到吃中饭的时候，区卓打了一大盆小米饭，江炳打了一大盆

西葫芦，一起端了上来。加上他们自己动手做的两个好菜，一个是李为淑学着做的红烧公鸡，一个是张纪贞学着做的清炖羊肉，显得异常丰盛。大家坐在区卓的炕上，狼吞虎咽地吃着，都说做的菜好吃。何守礼与众不同，用一个厨师的身分提出批评道：“吃是好吃，可是碱面放多了，这个清炖羊肉都有一点苦味儿了。”大家议论纷纷，有说有苦味儿的，有说还没有吃出苦味儿来的。胡杏后来也说：“我觉着蛮好吃，品不出什么苦味儿来。”

何守礼笑道：“胡杏同志和我是死对头。你们瞧，我说东，她就必定说西。”

吃到高兴的时候，大家想起抗战胜利来得不容易，自然而然地又谈到中国近百年来所蒙受的奇耻大辱。大家从鸦片战争谈起，谈到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战争，一直谈到袁世凯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款。哪一桩、哪一件不凝聚着中国人民的血泪！哪一桩、哪一件不记录着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

他们接着又谈起自辛亥革命反正以来这几十年间，多少耻辱的事情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光五月一个月，“五三”、“五七”、“五九”、“五卅”，那国耻纪念就不在少数。最近二十年来，他们各自的家里，亲戚朋友中间发生过多少壮烈辛酸的事情！周炳说他们家损失了周金跟周榕两个共产党员。跟着，区卓说他们家损失了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即使区细的损失属于另外一种情况，也可以不列在内。杨承荣说他们家里损失了一个共产党员，他哥哥杨承辉。胡杏也说，他们家里损失了一个姐姐胡柳。周炳最后说道：

“这些人还只是一小部分，还有不计其数的英雄烈士！除了区细有可弹之处以外，都是盖世英豪，都是千古模范，都是我们永远记忆的人物，都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大家听了以后，都

十分同意他的话，都惋惜、赞叹不止。等到大家都吃完饭了，周炳又对大家说道：

“也别光说那些死去的人才算英雄豪杰。咱们大家这些活着的人也应该说是英雄豪杰！咱们经历过多少斗争，多少奋战，多少辛酸，多少痛苦！咱们都没有死，那不过是要咱们做更多的事情。碰到现在这样百年不遇的盛世，咱们都应该好好地起来施展一番，战斗一番，也不枉咱们活了这一辈子！”大家听了周炳的话，都点头拍手，表示赞成。

独有胡杏说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道：“我们算得什么英雄豪杰呢？哥哥是打铁匠，我是丫头，区卓是皮鞋仔，江炳是搪瓷工，皆因活不下去，逼得没有办法，才起来闹革命的。不像杨承荣、何守礼、张纪文、李为淑、张纪贞他们几个人，在社会上又有地位，本身又有学问，能够参加到穷苦兄弟的队伍里面来，贡献又大，那才算得英雄豪杰呢。”

李为淑接着说：“我们有地位，有学问，还有个人主义的沉重包袱。”

快嘴张纪贞也接着说：“我们不只有包袱，而且爱面子，讲名利。”

杨承荣笑嘻嘻地点头不已。张纪文用眼睛瞪了一下他的妹妹，仿佛嫌她多嘴多舌。只有何守礼一个人觉着特别难过，脸上红一阵，青一阵，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

周炳把话头拉回来，转到目前的时局上。他提出一个新问题，说：“大家分析一下试试看，到底咱们这个政治局面会怎么发展，是要打下去呢，还是要和下去呢？”

胡杏慷慨激昂地说道：“我看一定会打下去。国民党一定要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人民大众一定不答应它抢占这些果实。那么，你们想想看，不打又怎么办呢？”

何守礼没有等胡杏讲完,就起来反驳她道:“我看一定会和下去!国民党想抢占人民的胜利果实,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中国人民已经不愿意打仗了。他们打了八年,做出了惨重的牺牲,现在已经不要战争了。国民党纵然想挑起战争,无奈人民不愿意,它也挑不起来。我看它只好和下去。”

胡杏坐在炕的东边,举起一只手,对大家宣布道:“大家表个态,大家表个态。谁估计会打下去的,坐到我这边来!”她这么一号召,区卓就爬过去,坐到她的身边。江炳也爬过去,坐到她的身边。周炳有点踌躇,最后也爬过去了。何守礼坐在炕的西边,也同样举起一只手,说道:“谁估计会和下去的,坐到我这边来!”她看见周炳经过了一下踌躇,终于跑到胡杏那边去了,就讥诮他道:“你们大家看,炳哥总是看着杏表姐的脸色行事。”大家笑了一阵。李为淑、张纪文、张纪贞都爬到何守礼那边去了。

周炳靠着窑壁,平伸出他那只僵直的右手,说道:“不管它战也好,和也好,我都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我要说,战也罢,和也罢,全中国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一定要实现联合政府!这一点是能够讲价钱的。”大家谈笑一阵,都同意周炳的主张。周炳又指着杨承荣说道:“你们看,现在看战的有四个人,看和的也有四个人,只有他一个人还没有表示态度。他一表示态度,咱们就可以分出多数跟少数了。”

杨承荣坐在土炕当中,笑着说道:“胡杏、周炳、区卓、江炳,你们是主战派;何守礼、李为淑、张纪文、张纪贞,你们是主和派。这叫我怎么办呢?我投哪边一票才好呢?按我们医生来说,战也好,和也好,反正我们每天一样跟病人打交道。战起来固然痛快,和下去也有好处。按我个人来说,我觉着战跟和的机会都是均等的,也就是说,各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你们看怎么样?”大家都七嘴八舌地指责他道:“你这不是标准的骑墙派的么?你

什么时候学会这种本领的？想不到你做人这么圆通！一个医生应该判断准确，不能含含糊糊。从来没有见过骑墙派的医生。”周炳力排众议道：“我们也不要过分责备他。让他好好地再想一想，也许能得出一个比较准确的结论。我们大家看战也好，看和也好，是不是跟我们各自的利益也结合起来了呢？可能承荣兄弟比较客观，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切身的利益，就看出各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杨承荣最后说道：“不管战也好，和也好，我看都能够实行新民主主义，实现联合政府。”

一五二 闲 情

半年以后，周炳又有一次意外的机会回到延安。那时候已经是一千九百四十六年的二月底了。一月十日，国共两党的代表商定了关于停止军事冲突的协定。国民党叫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要求镇住了，被迫在协定上签了字。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正式开幕。尽管如此，国民党仍不甘心让中国人民过和平日子。在停战协定签定一个月以后，重庆各界人士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政协成立大会，国民党就指使它的特务人员在校场口捣毁了这个大会，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等人。周炳也在这场冲突当中被一个暴徒用棍棒捅伤了腰部，连直立都直立不起来，只好躺在床上休养。他的伤势很不轻，右边腰部肿起来，有桔子般大小的一块包。他又不肯进重庆的医院医治，组织上就命令他坐八路军的军车回延安养伤。到了延安以后，所有的熟人都来看他，劝他住院，他也不肯进医院，只是住在田家坪招待所，每天弯着腰缓缓地步行着，到七里铺边区医院，找杨承荣给他看病。过不几天，他的病情有了很大的好转，已经能够直起腰，迈开步子，缓缓地，非常安稳地走路了。

有一天早上，周炳到边区医院去治疗过后，回到田家坪招待所休息。不一会儿，他实在坐不住了，想到曹店区去看看何守礼跟李为淑两个人。刚走出招待所门口不久，看看要到北桥沟附近，无意中看见迎面来了一辆吉普车。在吉普车的司机旁边，端坐着一位意想不到的人物，一位伟大的人物——千千万万人民